



花土沟的沙尘暴

毕剑昆

著名作家甘建华推荐语：

本文可能是世界文学中描述沙尘暴最好的作品。可能！

作者毕剑昆，北京人，生于1945年，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，分配到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。1971年到西宁筹建青海地震台网，后任青海省地震局科技监测处副处长、副总工程师，高级工程师。1992年调往老家山东威海。2009年开设新浪博客，发表许多篇回忆录和反映大西北与东海岸生活的旅行记。

公允地说，青海老一辈作家中，绝少有人文笔能与他相颉颃，一般作家更是难以望其项背。1972年，他就开始写作大散文了，比起余秋雨先生早了多少年？

奇怪的是，青海居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，山东也没有人知道他，连在青海待过半个世纪、主持省作协工作长达20年、阅人无数记忆超群的朱奇老先生（现居青岛）都不知道他。

我是在编辑《名家笔下的柴达木》散文选本时，偶然间在新浪博客发现了他。但从其博文分析，他并没有在公开报刊发表过一篇文学作品。野有遗贤，真正的世外高人！我为之低首，给他多次留言没有反应，才发现2014年6月以后，他已经没发博文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请求有关部门动用特殊力量，才在山东一个县级市荣成找到了他。

毕剑昆先生写了十几篇西宁散文，还有高原各州散文，其中5篇柴

达木散文，包括《从祁连到昆仑》《1972：祁连山铜矿见闻》《格尔木轶事》《香日德地震台纪事》《花土沟的沙尘暴》，都是文字珍珠、美文佳构。

（一）

2009年5月4日，我从报纸上得知，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发生沙尘暴，能见度不到200米。自从调到东海岸，我再也不曾听到过有关那块土地的消息。图片显示了盆地中一个小城市风沙弥漫的景象，它勾起了我的回忆：那是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，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值得记忆，即使是沙尘暴那种魔鬼。我所经历过的沙尘暴，我敢说，它的规模，它的猛烈程度，它的破坏性，它在人的心理上造成的恐惧，都是今天年轻的朋友们无法想象的。



应青海石油管理局西部前线指挥部(简称西部前指)邀请,我们青海省地震局工作组一行4人(我、严政工程师、顾国基工程师和负责群测群防工作的苗真理先生),于1987年4月15日从西宁出发,前往青海与新疆交界处的花土沟,为那里的一个企业地震台提供技术服务。

即使是在青海本省的居民看来,花土沟也是一个位置偏僻、“兔子不拉屎”的蛮荒之地。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,完全不知道青藏高原上还有这样一方土地。

由西宁去花土沟,如果从青海省内走,尽管只有1300公里,行程却非常艰苦,而且会耗费太多的时间。于是,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虽然遥远但较为快捷的路线:先从西宁乘火车到兰州,然后绕道乘飞机到敦煌,最后再乘汽车到花土沟,这样,我们就可以在两天之内到达目的地。

4月16日,我们从敦煌下了飞机,乘汽车南行,经过甘肃与青海两省交

接处的阿克塞小县城,爬上阿尔金山脉东端那片气势恢宏的山野。穿过当金山口,地势逐渐下降,我们重新进入青海省,奔驰在柴达木盆地西北部那片沉寂的荒原之中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荒凉贫瘠、渺无人烟的土地。在这里,看不到一株植物、一只飞鸟,地面上只有碎石和沙子,头顶上是灰蒙蒙的天空,空气干燥而寒冷,刮着大风。

忽然,前方出现一片土黄色的雾霾,司机喊了一声:“见鬼,黄风怪!”

我的一个同伴问:“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黄风怪么?”

“对啊!我们正在当年唐僧取经的路上……”司机话音未落,一阵飞沙走石迎面扑来,只好赶紧把车停下。我们在砂石与车身剧烈刮擦的刺耳怪声中,忍受了足足十分钟,直到那怪物在汽车后面消失。

“太可怕啦!”一位搭车的老妇人感慨道。

“这算什么!”司机一面重新发动

车子,一面说:“到了花土沟,您老会遇到比这厉害十倍的沙尘暴呢!”

汽车在尘土飞扬的砂石路上狂奔3个小时,到达所谓“西部重镇”冷湖。那地方的确够冷的,不仅气温低,而且非常之冷清,全然没有人气,也没有看到湖在哪里,天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由。从这里调头向西,又在柏油路上跑了4个小时,经过连绵的沙丘和一片片分布着“磕头机”的采油场,才到达目的地花土沟。

(二)

按照地震地质学的说法,花土沟地区位于阿尔金山地震带,地震活动频繁。为了确保石油生产和工人的生命安全,青海石油管理局西部前线指挥部在附近的深山里建立了一座地震台,以便了解这一带的地震活动规律,及时掌握短期发展趋势。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,就是帮助这里的工作人员安装设备,使之投入运行,并教会他们





操作这些仪器和分析处理资料。

行政上,花土沟当时归茫崖镇管辖,但由于出产宝贵石油的关系,它已经成为茫崖地区人口最多、工业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,事实上已经喧宾夺主,成为中心地带,而那个距花土沟80公里的茫崖地方政府机关所在地,反而被人们遗忘了。

花土沟这一带之所以成为石油产区,按照陪同我们的一位地质工程师的解释,存在着一个跨越地球历史时代的故事。

大约1000万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汪洋,与当今我们称为印度洋的那片水域相通。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推挤并插入亚洲板块之下的地壳运动,青藏高原隆起,原来的海水很快就与世界大洋脱离,变成内陆湖。在后来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,这个巨大的内陆湖及其周边陆地,气候温和,风调雨顺,成了动植物繁盛的乐园,成油的生物物质大量沉积。这些生物物质在缺氧环境下,经过地质作用,形成了今日地下的油层。由于这个地区的海拔高度已上升到3000米,而不断抬升的喜马拉雅山脉,又阻挡了来自印度洋潮湿水汽的输入,于是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,越来越干燥。特别是近一万年来,年降水量急剧减少,到今天,年降水量已不足50毫米。加之近5000年来,人类对日渐衰败的生态系统的破坏(主要是烧荒和过度放牧),终于使它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原,而且再也不可能逆转了。

花土沟这个奇怪的地名,则来源于它特殊的地貌。在来自西亚风暴的常年吹袭下,由厚达几十米到几百米的细砂和海洋淤泥组成的地表,变成了破碎的丘陵和桌状山体,也就是所谓“风蚀地貌”或“雅旦地貌”。遇到暴雨,雨水沿坡奔流,冲出无数道奇形怪状的浅沟,远远看去,就像小孩子用手指在黏土块上抠出的沟痕,干燥后,这

些土沟里会留下一层白色的碱渍,也就是说,地表变“花”了。这,就是“花土沟”的由来。实际上,人人都会在这块土地上注意到上述现象。所以,用“花土沟”这个词作这里的地名,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如果没有花土沟这个小镇的存在,那么这块土地跟月球表面就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没有石油,就无法想象在地球这样一个荒僻角落里还会有人居住。

(三)

当时的花土沟,已是一个小小的石油城了。它的主要建筑物,大都是西部前指的办公与生活用房。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两侧,排列着行政管理中心、地球物理勘探队、研究所、实验室、原油油库和成品油库,还有一个小小的小镇都不能没有的单位:一家小医院、一所学校、一个派出所、一间邮政所、一处公路客运站。那个客运站每天只发一班长途客运车,开往甘肃敦煌的生活基地。

石油局在行政管理中心对面的戈壁滩上,为双职工建造了一些三层的职工宿舍楼,还盖了几间砖混结构的平房,作为招待所和粮油供应站。稍远的旷野上,杂乱无章地分布着工人们居住的火柴盒般的平顶房,每一方屋顶都伸出一截黑乎乎的烟囱。许多工人住的是土坯房,简陋、低矮,没有厨房和厕所,也没有小院,门外就是荒滩。再有,就是一间间用土坯作围墙、芦苇泥巴作顶的低矮店铺。所有住宅的屋顶上,都安装了接收天线,以便收听无线电广播,收看电视节目。坦率地说,那些象征着现代文明、东倒西歪的天线支杆,反倒让这些建筑物显得更加破烂寒碜。

虽说这里是茫崖地区人口最稠密

的地方,但即使是大白天,街上也没有几个行人,到了夜晚,就几乎完全见不到活物了。在花土沟工作的那些日子里,我们偶尔会遇上几个采油工,这些男人脸色黧黑,皮肤粗糙,让人误以为自己到了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。花土沟的女人本来都是些顶顶可爱的漂亮姐儿,但在高原紫外线的照射和常年不息的风暴吹袭之下,左右脸蛋上各生成一块大红斑,成了青海人常说的“高原红”。

代表西部前指跟我们合作的是采油厂一位书记。这是个老资格的石油专家,北京石油学院毕业,曾在大庆工作过5年,调来青海已经20年,参加了石油勘探和开发建设的全过程。他乐观豁达,谈吐幽默,待人诚恳,对野外作业的工人兄弟,怀有深厚的情感,自然很受干部职工敬重。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生,对我格外热情,称我是北京的学弟。那段时间里,我们常在一起进行愉快的交谈。我发现,这位学长不仅很专业,而且喜欢阅读文学、历史和科普书籍,知识非常渊博,与其说他是一位企业领导,倒不如说是一位专家学者。

他告诉我,他家在上海,难得与妻儿团聚,无法孝敬年迈的父母,这使他常常有一种负罪感。但为了事业,他可能要在花土沟再工作10年,估计不到两鬓斑白,不会返回故乡了。

(四)

小镇旁边,有一条宽阔的河床,差不多一年四季都处于干涸的状态,只有偶尔一次暴雨过后,才会在河道中间出现一股混浊细小的水流。

花土沟北面就是阿尔金山脉,以西有一个隘口,过了隘口就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,可以看到山脉灰色的峰峦,和一条笔直地通向那片山地的公路。西南方



向,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一块闪光的水面,那是尕斯库勒湖,一个苦咸水湖。

除了前指大院中心花坛一丛玫瑰,整个花土沟很难找到绿色植物。花土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绿色的环境中工作着,生活着,繁衍着。据说,曾有一对年轻夫妇带着花土沟出生并长到7岁的男孩,搭乘汽车回东部探亲,经过州府德令哈时,孩子指着看到的第一棵杨树,问道:“妈妈,那是什么呀?”母亲不禁潸然泪下。

花土沟除了石油,不生产任何东西,粮食、蔬菜和各种生活必需品,都要从500公里之外的甘肃河西走廊,用卡车一点一点地运来。就是淡水,也要从几十公里外阿拉尔草地的深井中汲出,加压后再用管道输送过来。因为本地没有可以使用的地表径流,井水又苦又咸,全然不能直接饮用。

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这话一点也不假。燃料对于这儿的居民来说,真是俯拾皆是。花土沟炼油厂设备与技术

能力十分有限,只能生产几种低标准的工业用油。剩余物质,一部分作为燃料烧掉,一部分排入河滩,白白扔掉了。油料沿河床向下游流淌,渗入岸边的砂土层,将数公里长的河滩染成黑色,而这种粘乎乎的黑色沙土,就成了工人、民工和其他居民的上好燃料。

我们曾到一位工人身份的观测员家中作客。他家门口堆放着好多从河滩运来的泥块,炉子是用耐火砖砌筑的,一根用油田废弃钢管做的烟囱直穿屋面。他用铁锹铲起一块泥巴扔进炉子里,盖好炉盖,从下面点着一根火柴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,泥巴燃烧起来,火焰竟是如此猛烈,以至于不到两分钟,钢管烟囱就被烧得通红!

当然,这种燃料完全是免费的,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牧民也来分享好处。秋天,他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河边,搭起帐篷,干起挖泥运泥的营生。他们并不贪婪,只以很低的价钱卖给自己的同胞,却都成了富人。

我们住的花土沟招待所,没有围

墙大门之类的东西,只是几间大房子,砖木结构,天棚有4米高,木门窗。派给我们的那间房子不带卫生间,屋子里摆着4张钢丝床,刚好够我们4个人住,还有两张并在一起的绘图桌和两把木椅,够我们计算绘图之用。因为极少会有人到这里来作客,所以招待所难得派上用场,当然也就没必要设专职服务员,偶尔给我们打扫房间、送一壶开水之类的事情,全由那位食堂师傅代劳。

我们的住处离食堂很近,打洗脸水、就餐都很方便。那些日子,没有淡水,饮用的全是苦咸的井水。不过那位师傅的厨艺很是不错,做的食物很合我们的胃口。

每天夜里我们睡在床上,都会听到外面狂风呼啸,知道那是黄风怪在作祟。暴风弄得门窗咚咚作响,尘土的射流一阵阵喷洒在玻璃上,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。这给我们夜间出门撒尿带来不小的麻烦:我们必须背着风,然而那该死的气流总是要跟我们玩恶



鸟瞰花土沟 樊文宏摄



作剧,常常会突然掉转方向,使得尿流变成一阵细雨,浇到自己身上。

虽然如此,我们还是十分感谢上帝,没让我们遇上来的路上那位司机所说的“厉害十倍的沙尘暴”。

为了躲避公路车辆和采油机械的干扰,花土沟地震台位于距前指4公里的一个偏僻山坳里,山坳外面有一条通往一处采油点的公路。每天早晨,指挥部会派车把我们送到地震台,傍晚,又把我们接回招待所。

山坳和花土沟小镇之间,全是波浪状的沙丘。这种沙丘,与我们在格尔木和银川见过的沙丘不同。那边的沙丘主要是砂,多为月牙状,而且砂粒大小会有一种很规律的排列,但这里的沙丘形状不定,砂少土多,而且土很松,更容易被风吹起。

我们很想到沙丘中考察一番,无奈工作太忙,抽不出时间。

(五)

4月27日,是我们在地震台协助工作的最后一天。那天下午不到3点钟,我们完成了所有预定的任务。走出放置拾震器的洞室时,我们习惯性地透过观测厅棚顶中央的玻璃天窗向天空张望,发现天空已发黄,但未曾想到那就是“厉害十倍的沙尘暴”来临的前兆。

两个小时之后接我们的汽车才会来,我们决定不再等待,打算越过沙漠步行走回招待所,一路上也好研究一下那些沙丘,欣赏一番沙漠风光。当我们从山坳转出,踏上公路时,西风已经吹起,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灰尘。走在公路上,远远地向小镇眺望,可以看见4公里外花土沟镇那一片散落在荒漠之中的房舍。从这里西望阿尔金山脉,还可以看见地平线上的一些山丘。

我们看到,在西阿尔金山方向,蘑菇状的阴云正一团团地从山后涌出,

都以为会迎来一场喜庆的春雨。据说花土沟已经干旱得太久了,这个时节要是痛痛快快下一场雨,该有多好啊!但我们相信,雨决不会在我们回到招待所之前下起来,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前行。

西部的云量在增加,一块蘑菇云,又一块蘑菇云……整个西部天际排满了这样的云块。不久,它们联接起来,形成一堵墙,云端边界变得模糊起来。我们注意到,浓烟般的阴云源源不断地升起,越过阿尔金山,向花土沟方向扑来。

乌云遮蔽了西半部天空和下午朦胧的太阳,云的颜色墨黑,我从来不曾见过这种颜色的云。它不像是雨积云,色泽暗得不正常,就像一幅蹩脚的油画,色彩用得夸张。

这黑墙越来越高,距我们越来越近。天色昏暗下来,风力加大,空气中尘土浓度也越来越大,同时开始有一股股砂流喷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得不撩起上衣,掩住口鼻,顶着风沙向前走。

很快,风力加大到七八级,也许有九至十级,扬起的砂子劈头盖脸地泼洒到我们身上,路边的碎石也被吹起,犹如霰弹般猛烈地打在我们的腿上。我们忍住疼痛,加快了脚步。这时,地面的石头似乎也开始滚动起来,不断绊住我们的脚。

现在,乌云已经遮盖了整个天空,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——应当说,我们这时才意识到,我们盼望的雨水是不会有,这根本不是雨云,而是一场沙尘暴!

能见度急剧下降,200米、100米、50米、20米,最终降到零。天完全黑了,白昼变成了黑夜。

退回地震台已经不可能。我们用衣服蒙住头,手拉着手,顶风前行。这时,有位同事提议,大家趴在路基下面避避风,但这个想法立刻就被否定了。因为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地面在蠕

动,几个人仿佛置身在一条随波颠簸的船上,站也站不稳了。事实上,此时,路基下面的沙丘正在向东滚动,如果我们趴到那里,必定会被流动的沙丘活埋掉。

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因为害怕走散,我们彼此紧紧拉住手,也不敢停下脚步,因为如果停下来,就会被大风吹走。我们弯着腰,顶着风,凭着感觉沿公路行走,因为公路的地面总要稳定得多。

沙尘暴已经肆虐两个小时。

我们迷了路,不知走了多远,无法确认自己身在何方。

忽然,我们的右前方出现了几点朦胧的黄色灯光。这会是哪里的灯光呢?我们猜想,那或许是花土沟小镇马路上的某段路灯被有心人点亮了,也可能是西部前指专门点亮的灯塔,给沙漠中的人指示方向的,但也许不是。

不管怎么样,有灯光的地方必定有人。我们必须赶快找个避风港。其实这时,我们也不能继续沿着公路前行了,因为前面的公路已经被沙丘阻断。

大家商量了一下,决定朝着那灯光走。于是,我们冒险下了公路,走进沙漠。

在这骇人的风暴和浓重的灰尘之中,我们迈着艰难的步骤,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沙丘当中。有时,我们觉得腿脚正被厚重的砂土埋住,很难抽身,一会儿又觉得脚下的沙土被刨开掏走,身子直往地底下陷。

我们就这样挣扎着,朝那光亮走去。

(六)

在沙丘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,一位伙伴突然跌下一个陡坎,其他人也跟着滑了下去。我们觉得自己好像陷进沼泽,下半身湿乎乎的,一股凉气透



过全身。沼泽地的烂泥黏黏的,但奋力一挣还能拔出脚来。我们都猜到了,已置身于那片浸了废油的河滩中。

事实的确如此。相信没有淹死的危险,而且已经不可能后退,我们只好硬着头皮,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。

终于,我们涉过浸油的泥浆,爬上河岸。

风暴一直在吹,发出狼群般嘶哑的嚎叫。尘土、沙子和石块,疯狂地轰击着可怜的小镇。我们好像听见花土沟在痛苦地呻吟,伴随着一声声奇怪的、沉闷的隆隆声。我们觉得整个大地都在震颤,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。

晚七点,天光显现。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,周围的喧嚣变得微弱下来,黑夜退去,白昼返回——沙尘暴终于过去了。

向东望去,在傍晚的天光下,能够看到沙尘暴的背影。它就像一群披着黑袍、披散着头发的魔鬼,正急匆匆地朝东方奔去。我们知道,青海省海西州中部和东部的那些城镇,很快就要遭殃了。

我们满身油泥,灰头土脸地行走在死一般沉寂的小镇里。风停了,被气流裹挟的砂子和尘土,开始像细雨般纷纷落下。比较重的粒子落下了,但那些细微的尘埃仍然漂浮在空气中。

遭到沙尘暴4个多小时蹂躏的小镇,变得面目全非,竟然认不出来了。马路和所有的建筑物都蒙上了一层沙土,变成灰黄色;屋顶的天线全部消失,许多房屋门窗破裂,烟囱倒塌,犹如遭了一场浩劫。那种悲惨破败的景象,就像刚从坟墓里扒出的一样。我们自己也变得彼此不认识了,不仅从头到脚都是灰土和泥浆,而且凡是有孔的地方: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,全都被湿泥糊住,形象十分可笑,比马戏团里的小丑还要滑稽十倍,每咳嗽一下,就会从口腔和鼻腔喷出大量泥浆。这种情况,直到第二天还在继续,

读者应不难想像我们的气管和食管中,到底灌进了多少尘土!

我们在镇子里转来转去,找不到招待所,也见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。西部高原虽然日落很晚,但此时天已黑了,天空上出现了几颗星星。

晚上八点半,终于找到招待所我们住宿的那间大房子。还好,房子和门窗完好无损,只是门前堆积了大约50厘米厚的沙土,把门封死了。窗台上也堆积了厚厚一层土,玻璃上也挂着尘埃。

我们用手扒开门,得以进入房间。令人沮丧的是,桌椅、床铺和被褥上面,都覆盖了一层大约一两毫米的灰尘。显然,它们是从门窗缝隙钻进来的。

我们必须清洗一下,也必须找些食物填饱咕咕作响的肚子。食堂大门洞开,却一个人也没有。打开水龙头,接了些凉水把脸洗了,又把脏工作服换下来。我们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把食堂的师傅找来,只好自己寻找食物。但无论是笼屉里、橱柜中,抽屉或是灶台上,都找不到一块馒头或一个窝头、一碗粥或一根香肠。最后,只好到街上敲开一家小卖部的门,买了几只硬邦邦的干月饼,就着苦水下肚……

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沙尘暴,我们一方面庆幸自己能安然脱险,另一方面也觉得真长见识。因为第二天采油厂书记,我那位北京学长对我说,像这样凶猛的沙尘暴,他也是第一次遇到。他说昨天沙尘暴袭来时,他和司机也正好在野外,汽车几乎被沙子埋掉。“哈哈,”他轻松愉快地说:“有这样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,真是太好啦!”

(七)

我们准备返回西宁了。

为我们送行的宴会,同时也是一个欢迎会。席间在座的,有几位刚刚

到达这里的老先生,是来自北京石油工业部的官员和专家学者,话题必然要涉及到前一天的沙尘暴。

“国家应该有危机感才对。”一位专家说:“沙尘暴在中亚地区,变得越来越频繁,规模越来越大,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了。我掌握的资料说明,这一地区的沙漠面积,正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扩张。”

一位学者说: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,150年之后,柴达木盆地中那些城镇就不复存在了。”

“还用不了那么久!”我的书记学长肯定地说:“一个世纪后,青海湖就会从地球上消失,干涸的湖床将会变成一个新的沙尘暴策源地。西宁市和海南州那些水草丰茂的牧场,将逐渐被黄砂复盖。”

“阁下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前景!”我叫道:“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么?”

“办法只有一个!”书记道:“那就是绿化,只有绿色植物才能制服这种猛兽!”

“人们一直都在植树造林,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”那位官员说。

“现在的力度还远远不够!”专家说:“国家必须把绿化当成跟计划生育一样的基本国策,要投入比现在多百倍的人力物力,并且要形成如同抗日战争一样的全民运动才行。”

“嗨,哪有那么多的人力啊?”官员质疑。

“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。”专家回答:“把囚犯发配到西部来,把军队派到西部来,把热血青年召唤到西部来……”

“老兄”官员逗趣道:“首先把你发配来好啦!”

“没问题!”专家挺直腰板,说:“为了绿化祖国贡献出我这把老骨头,我会十分荣幸。”

“请问,淡水的问题怎么解决?”官员又一次发难。



“用地下水，打深井！”学者回答道：“再不然就……让我想想看。”他用两根手指捏住眼镜，眼睛向上翻，盯住天花板。一分钟后，他恢复了姿势。

“每年输入100亿立方米的淡水应该足够了。”他兴奋地说：“如果采用淡水换石油的政策，在向东部铺设输油管道的同时，铺设一条或几条向西部输送淡水的管道……流量每秒400立方……这个数字并不大，应该办得到。”

举座哑然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。我仍然常常想起花土沟，想起我和朋友们遭遇的那场沙尘暴，想起我那位书记学长和花土沟地震台的朋友，想起与那些可敬的官员、专家和学者一起进行的有趣的谈话。

作者简介：毕剑昆，北京市人，祖籍山东威海荣成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，高级工程师。在青藏高原工作多年，从事地球物理科研工作——地震监测，工程抗震与结构抗震研究，曾出任青海地震局科技监测处副处长、副总工程师，并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项；其后在威海从事开发建设技术工作——小区规划、建筑设计、工程监理、房地产科技管理，参与过威海地区多项知名工程的建设，曾当选为威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。

夸父逐日：另一块天空下的风景

——关于甘建华及其西部之西的访谈

甘建华

甘建华，湖南衡阳市人，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地理学会会员，曾获“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”（1991年）、“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”（2004年）、“第七届冰心散文奖”（2016年）、“首届丝路散文奖”（2016年）等奖项。1982年春天，他追随父亲甘琳先生到了花土沟石油基地，同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，1986年大学毕业后志愿奔赴柴达木工作，1992年9月调回家乡。在青海石油报社工作期间，他不但培养了一大批作家、诗人，而且开创了“西部之西”（The West of China's West）的文学写作版图，迄今已出版《西部之西》《冷湖那个地方》《柴达木文事》《盆地风雅》等著作。“西部之西”这个虚构的地理名词，也已成为一个热络的文学语词，被许多人征引写进诗词文赋，以之为题创作美术作品，进而成为国际旅游界对于青海高原西部地区的地理指称。

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说：“‘西部之西’这个名词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地老天荒的镜像。但对于甘建华来说，那里的雪山、戈壁、盐湖、骆驼刺曾是他孤独的伙伴，那里的黄沙万里和刚劲漠风开阔了他的视野，陶冶了他的性情。”

著名作家、《藏獒》作者杨志军说：“《西部之西》是一部厚实、凝重、具有独特叙述风格的作品集。在这里，生活的形貌既是曲折的变形的，也是瑰丽的雄奇的，时间的悠长和空间的深广，组合成一种诡谲而幻象不断的生活景观。浏览之间，我们体验到的是人生的艰辛，回味的却是作者甘建华追求的永恒和理想的坚贞。激情和思想是这部作品集的两个翅膀。”

著名文学理论家、评论家雷达说：“当那些伟大而寂静的日子流淌过去之后，甘建华以《黄金戈壁》《东张西望》《蓝色玫瑰舞池》等近乎精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一个时代。由此，《西部之西》成了一朵壮烈的花，一处永远的痛，一部被千百万人含泪吟诵的情书。”